

小說獎 第三名



臉

江洽榮

醫師說：石保真得的是一種怪病—— Bell's Palsy。病因不明，患者半側臉部麻痺，表情喪失，又由於營養不良，刺激過度，所以在他劇烈搓揉下，半側臉皮完全脫落。為了避免脫水與感染，目前用凡士林紗布覆蓋如木乃伊，即使如此，他再也不可能恢復原有面目。這輩子他註定祇能用半張臉見人。為了美觀，醫師建議他戴人皮面具……。

一
謝夢華站在車座間狹窄的過道上，不由自主地被身後的謝太太往前推，下了國光號，整個T城公路車站黑壓壓地擠滿了人，謝太太牽著謝夢華往人海中泅泳，摩肩而過的人群或高或矮，謝夢華也彷彿浮沈於人海中，忽昇忽降，她茫無方向，祇是隨著謝太太的牽引不可抗拒地盲目奔馳。橫裏忽地插進一個人，把謝家母女分開了，謝夢華猝獲自由，卻不知該往何

處去，轉了一圈，謝太太卻還在身側。

現在，謝夢華坐在租來的轎車內，晶瑩的汗滴流到她挺秀的鼻尖上就懸住了，滴溜溜地晃動，像一個未決的猶疑……薄雪似敷著的脂粉早被涔涔汗水洗淨了，露出她清麗的真面目，她無疑是個美人胚子，瓜子臉、配著濃密的眉，像是雲霧繚繞的青山，眼眸也帶著雨意，在雲水潏潏下挺著一脈秀拔的鼻峯，與其說她是美，

不如說她是秀，像幅筆跡淋漓的潑墨山水……她卻祇是呆坐在轎車內，默默忍受這一切距離她如此遙遠，而偏又緊緊纏繞著她的世界，汗，一逕地任它流淌。

冷氣機倒不是沒有，壞的，徒具形式地擺在前座，四面的窗玻璃都捲上了，車內的謝家母女忍受一身的汗水淋漓，卻不讓玻璃窗露出一絲縫兒。虛張聲勢的冷氣機，森嚴壁立的窗玻璃，還有這部豪華亮麗的進口轎車，一切全是謝太太的主意，剛擠出T城車站，謝太太便迫不及待地租了這部座車，謝夢華以為搭計程車方便些，便宜又何必在這座陌生的城市裏摸索，可是謝太太不肯，堅持租輛車，而且要進口的，謝太太道：「夢華，媽告訴你多少次了，現代人，有點身份的，那一個不開進口車啊！」謝夢華分辨道：「可是媽——爸爸當老師的薪水也沒多少啊！」從小謝太太便不斷灌輸謝夢華——當個女人啊！其實也沒啥難的，祇要嫁個有錢的老公，保管一輩子榮華富貴。謝夢華聽了二十年也沒聽進去，反倒她覺得教國文的爸爸，那個恬靜澹泊的世界與她親近些。但是謝太太卻攔在她們父女之間，她說：「夢華，妳爸爸當初給妳取這個名字，妳可別以為是要妳一心夢著什麼光我中華啊！告訴妳！夢什麼中華，不如夢夢富貴榮華！」

轎車最後當然是租了，沒有冷氣，可以省兩百，但是謝太太堅持要個冷氣殼子。「進口車怎麼可以沒有冷氣！」她理直氣壯地說。「反正窗戶關住，誰知道壞了！」這可苦了謝夢華，但她並不抱怨，任汗水流淌也罷，她想過：在整個過程中，唯一快樂的人就是謝太太——那個一心巴望她在醫學院裏釣個金龜婿的媽媽。而這似乎也是謝太太唯一的快樂。汗水將謝太太稀疏的鬢角舔貼在頰側，豔陽下隱泛的白光，不知是水光還是白髮。謝夢華依稀聽見久藏在心中的聲音

告訴自己：「如果那麼做讓她高興的話，為什麼不讓她做呢？」

隔了一條街謝太太便把車停了，謝夢華並不意外，謝太太眼中的神采她並不陌生，當她僥倖考上這所素以氣派豪華聞名的醫學院時，謝太太就是這麼瞅著她，雖說祇是一個小小的護理系，謝太太也已經心滿意足了。她自有她的一套如意算盤：「當醫生有什麼了不起的，早出晚歸，連個覺都不得好睡，錢賺得再多有個屁用，還不是為他人做嫁衣裳，當個醫生太太才是享福！」又說：「我們家夢華，長相是沒話說的，從小又跟著我們家那個沒出息的老古董唸些什麼詩啊！詞啊的，個性就是溫順，那個男孩子看了不動心啊！」祇有在這時候她才會記起謝先生的好處。現在，謝太太距離她的夢想更近了。街的那頭，老遠就看得見，矗立著一棟金碧輝煌的巨廈，門面全是鑲嵌玻璃，邊緣框以金屬，玻璃上更黏貼金色反光紙，整棟建築在日暮的夕陽中，刺目的反光都像是喧嚷著的金粉。這棟建築在謝太太眼中無異是一床金礦，她精光四射的眼神一瞥謝夢華，彷彿看見一把挖金的利鋤。回過頭來，她信心十足地驅車前衝。

謝夢華側頭注視手握方向盤的謝太太，看著謝太太似乎沈緬於幻想中，微抬下頷、猛踩油門、揚起一片驚叱。一滴汗水突然滴入謝夢華眼中，瞬間，謝太太在她眼中的面目變得好遙遠、好模糊。

帶著尖銳的煞車聲，謝家母女終於停在校門前，門口散落的男女學生紛紛回頭驚視，幾個修長挺拔的男同學自裏面迎出，謝太太特別注意中間那個笑臉吟吟的帥男生，她緊張地撥弄頭髮，生怕有一根不服貼的。「夢華，妳看那個長得多體面啊！不知道有女朋友了沒有？」回頭探問女兒時，她嚇得尖聲怪叫：「喲——妳這滿頭汗水怎麼見人啊！」手帕夾頭夾臉

就是一陣亂擦。但是車內著實太熱了，汗珠瞬間又從才乾了的毛孔中滲出。謝夢華覺得自己就像那滴微小的汗珠，順著謝太太擦出的軌跡，滑落……。

二

謝夢華確實引起了一陣大騷動，一個月內她已經回絕了十數位男士的追求，其中素以情聖自居者大有人在，有些目擊謝太太開車送她來註冊的好事者更開始謠傳，說她的條件是聘金一百萬美元，一棟美利堅別墅，外加一張綠卡。即使如此，那些寫信的，送花的仍可以打論計，自忖力有未逮的，也喜歡擠在她上課的教室外指點那些素聞豔名的仰慕者：那個啦！那個就是謝夢華啦！

在短短一個月內，謝夢華覺得自己老了許多，冷靜細想，她發覺自己竟是生活在兩個世界中，一個是真實的，一個是虛幻的，她在虛幻的世界中挨了一個月，又在真實的世界中挨了一個月，無怪乎老得快了。每天清晨，當她痛苦地睜眼時，那個虛幻的世界便等著向她招手，戀戀地在枕衾間找尋夜間留下的一絲溫暖，像個沒做作業的孩子，賴在床上不肯上學去，等她出去盥洗時，宿舍的歐巴桑捧著一大把鮮花迎上前來：「謝小姐，那些瘋狗又送臭花來了！」起先，她尷尬地手足無措，四週戟指的目光令她像個做錯事的孩子，再無心情體會那送花者的殷意，直想找個地方躲起來。現在好了，她知道，祇要將那些花在走廊上冷落片刻，很快會有不知名的衛道人士將它們處死。可憐宿舍的歐巴桑一星期來倒得最多的不是垃圾，卻是一捧捧的鮮花與一封封未開啓的愛情。白天，她祇是玻璃櫥窗內的模特兒，聽任過往的三教九流指指點點，下了課自會有不同的男孩請她上不同館子，泡不同的咖啡廳、不同的電影院，或不同的水中月，然後

在宿舍熄燈之前說永遠相同的兩個字——再見——並在沒有記清楚之前，把對方的姓名忘記。祇有熄燈後，在闇暗中她才能看得見自己，在無聲中她才能聽得見自己，每夜，她清醒地透視自己，感覺那個真實的生命又回到體內，在這一剎，她彷彿才有了體溫。

這種日子，說得難聽些，簡直是送往迎來，宿舍裏多的是罵她「交際花」、「公家養的」，更缺德的，說她是「天使牌應召女郎」，她的信無緣無故被撕開，相片被剪成碎片丟在馬桶裏，所有的人聯合起來孤立她，寧可穿濕的也不願將衣服晾在她旁邊，彷彿她害著骯髒的、不可告人的傳染病。她的室友已經換了三個，現在這個叫胡慕金，外號狐狸精，護四的，人挺隨便，面貌、身材都不錯，男朋友好像不少，女朋友剛好也不多，宿舍那群人都說她們是物以類聚，即使如此，謝夢華還是有意無意地討好她，上館子回來，包兩個銀絲捲給她宵夜，洗完澡順手替她把堆得老高的內衣褲洗了，生怕失去了這半個不算朋友的朋友。插班護理系之前胡慕金唸過好幾所大學，據她自己說，士農工商各種型式的男性她都會過，看一看還是唸醫的有出息、又好騙；老師、農人早已經過時了，工人、商人變數太多不保險，祇有醫學院的學生環境小、功課重，生活苦悶，最是需要發洩的了，祇要略施小計，還不是一張金子打的長期飯票，比什麼鐵飯碗都保險。於是她痛改前非，挺身投入醫學院的懷抱。

在外頭混了這些年，胡慕金對男女關係自有她的一套秘訣。「小華！」她慣喜歡以老大姊自居。「男人啊！就是犯賤，妳愈吊他胃口，他愈是貪得癩癩的，怒氣勃勃，恨不得一口把妳吃掉。」說著，她倒先咬一口謝夢華帶給她的銀絲捲。「所以啊！小華，妳擺這種高姿態完全符合孫子兵

法欲擒故縱之術。」謝夢華不知道她所說的高姿態、欲擒故縱是指什麼，祇是隱隱對她勢利而新潮的想法起了淡淡的反感。胡慕金在寢室裏慣常祇穿胸罩和底褲，而且她對色彩的癖好非常特殊，專喜歡黑色的；這時她講得興起，索性解去胸罩，蹦出兩顆顛巍巍的乳房。謝夢華羞得低下頭，像是中國婦女撞見了美國婦女更衣，說真的，胡慕金的身體遠比她的臉孔更誘人。她又說：「妳別以為祇有咱們女人會呷醋，男人啊！十個有九個醋勁比咱們更大呢！先讓他們像瘋狗一樣彼此亂咬，妳的男人愈多，他們愈把妳奉若神明！」胡慕金好整以暇地剝去銀絲捲的皮，像是一層層剝去男人的重重偽裝。「所以啊！先別急著決定，各式各樣的男人都嚐嚐，不然妳怎麼知道那一種最好吃呢？」謝夢華斜覷著她吟吟的笑臉抖然起了一陣噁心，胡慕金卻說上癮了，什麼話都說出來：「那個高年級的老漢，妳認識吧！社會歷練是挺夠的，也懂得伺候女孩子，就可惜有些心有餘而力不足；還有那個小馬，操！瘋得像匹野馬呀！」謝夢華沒興趣聽她的豔史，又不能叫她住口，祇好一逕催她吃銀絲捲。「那個竹竿啊！哈！才是有趣呢！操！竟想跟老娘……」胡慕金滿口銀絲捲，唧唧噥噥說不清，謝夢華趕緊給她一杯水，看她喝得唇邊全是黏糊糊的麪包屑，心裏又是一陣噁心，轉頭瞧見胡慕金桌上攤著本書，突然問她：「每個月送妳一本書的是哪一個？」誰知道胡慕金猛地将滿口麪糊水啞了滿地，原本津津有味的銀絲捲一下子變得索然了。「呸！別提那個農學院的土包子。」謝夢華後來才知道這個男孩叫王志陸，胡慕金農學院的同班同學，一直暗戀胡慕金，可是我們狐狸精嫌他木訥又沒出息，一直沒給他好臉色。胡慕金喜歡的男性正跟謝夢華的母親一樣，要有錢，要體面，拿得出去的。謝夢華想：或

許胡慕金更適合當謝家的女兒。而胡慕金對男性的這一套，跟謝太太的釣龜術恰是不謀而合，連結論也一模一樣——「總之男人啊！就是喜歡那個調調兒，喜歡新鮮、有神祕感的東西，像我這——」她一拍又肥又圓的肉臀說：「黑色的三角褲！」胸前的兩顆豪乳顛顛地一陣亂抖。

但是胡慕金這套哲學並沒有讓謝夢華接受，她愈來愈不能忍受四面楚歌的孤立，長時間的寂寞使她迫切地希望能有個男孩來倚靠、來替她決定一切，更重要的是她累了，不願再奔命於兩個世界中，她需要一個男人來為她整合這兩個世界，甚至在必要時為她消滅其中一個。

而這時候，賈心維適時出現了。

三

賈心維的出現結束了群雄爭霸的局面，沒有人自認足堪與他匹敵。他的身邊永遠圍繞一群人給他伶皮包，替他跑腿，為他辦事。在他不想說話時，為他回答那些無聊的問題。他很少來上課，這群人會陪笑地跟你解釋：那是因為他忙於總幹事的職務，但據說他在校外另有事業。又有人說他專好結交親貴，他身旁的人會給你陪小心要你平平氣，告訴你：那是為了辦事方便，給大伙兒謀福利嘛！還有人說他操守不廉、貪污行賄，這群人先會痛心疾首地咒罵那造謠生事的人不曉得為政者的苦心，然後勸你冷靜下來，拿出理智想一想：這還不是為了打通關節嘛！至不濟、在辯無可辯時他們也會客客氣氣地告誡你：小心你的嘴！他的成績也不錯，每學期總要拿個獎學金什麼的，但是學校裏的人都說那是作弊得來的。提起他的長相，噢！那可有的說了，有人說他是國字臉帝王相；又有人說他長得像演「化身博士」的史賓賽屈塞；然而他依舊隱在護城河似的人群後面，任誰也無法目睹雲霧繚繞後的廬山真面目

，於是一時就顯得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有一點倒是出奇地一致，他們都異口同聲說：那是美容的！！

正當人人都在沸沸談論這個藏鏡人時，賈心維卻什麼也不說，隱隱雄踞於重重人群層層關卡的核心，像個危坐深宮的暴君，伸出他羅布的指爪，在醫學院裏建立他自己的王國。那些自不量力的流彈般的流言，連城堡外的護城河都飛不過了，根本不值他一顧。但是即使在這個王國裏的人也無法瞭解他，被問急了，他們會疑懼地四下瞧瞧，眼珠子滴溜溜地轉，活像兩隻探照燈，盡量壓低了嗓門丟下三兩句話就匆匆消失在廊道的黑暗中：「沒有人能夠接近藏鏡人，他的人永遠隱藏在一團光暈中，那就是他的魔法，他的護體神功。」

然而謝夢華終於打破了這個謎，她見到了賈心維。

其實就謝夢華所看到的來說，賈心維是生得極美的，臉皙白而光嫩，配上薄薄的朱唇，雖清瘦卻更顯仙秀絕俗，彷彿不食人間煙火，他的手指纖長，指甲修剪得極短，藏不住一點髒，他有個洗手的潔癖，一雙手像是消毒過的，滿溢著藥水味。他的怪癖還不祇於此，不分夏冬，他永遠祇穿白色的衣服，上身是齊腕墊肩的全絲襯衫，外套長褲也全是寬鬆而白淨的，整個人挺拔而嚴峻，透著寒涼的輕漠，像尊冷冷的白色石膏像，不可逼視。他還有另一個引人猜疑的怪癖，大家都說他的眼睛有毛病，不然為什麼經年戴著巨幅的墨鏡，把眉目都遮掩了。他身邊的人說那是性格。呸！鬼才相信。謝夢華所見到的真面目就這麼多了，半張臉與一雙手。她覺得賈心維簡直是個自閉兒，把一切都竭力隱藏起來；又覺得他像個做錯事的孩子，沒有人罰他，卻先把手藏起來了。

然而，謝夢華還是接受他了，雖然賈心維對她仍是諱莫如深，但是她

實在太寂寞了，她不要因坐愁城與自己的孤影相對，她急需擁有一個能夠擁有她的人。何況賈心維顯赫的家世、不凡的儀表都是衆所皆知的，她或許並不了解賈心維，但至少她媽媽了解，賈心維無疑是謝太太心目中理想的金龜婿。於是謝夢華轉眼間成了王國裏的皇后。

賈心維天天開著嶄新的「騙士」二八〇在校門口等謝夢華下課，兩個人一同上賈氏酒店十三樓的屋頂花園共進華美的晚餐，主菜是烤乳豬，謝夢華從未吃過，也不知道這麼大的乳豬兩個人怎麼吃得完，她怯怯地問賈心維，賈心維卻面無表情冷冷地說：「這烤乳豬祇有皮是好吃的！」謝夢華伸了伸舌頭，半是羞慚半是驚訝，吃了兩口，發覺脆脆的、滑滑的，略鹹，沒有想像中好吃，再嚼兩口變得淡而無味。謝夢華虛虛地朝賈心維笑笑，點頭表示好吃，卻不知賈心維的眼睛是否正注視著她，祇看見賈心維的墨鏡上，映著森藍的刀叉。

賈心維帶她跑遍了全台中的委託行，他自己還是一襲白衣，卻要求謝夢華天天換不同的衣裳，他慣用沒有抑揚頓挫的語調做冷靜的分析：「女人祇是花瓶，需要天天換不同的花才能引人注意，衣服就是女人的花。」謝夢華並不贊同他的說法，但她也不敢頂撞賈心維，這些天她已經變得祇會說兩句話了，一句是「要」，另一句是「不要」。站在亮麗的玻璃櫥窗前，迎面的強光刺得謝夢華睜不開眼，一偏頭，她卻看到站在暗處的賈心維在玻璃上浮現出似有似無、似實似虛的一道白影，回頭一看，謝夢華卻找不到自己的影子。

賈心維帶謝夢華上教授家吃飯；賈心維花錢佈置謝夢華，這是全校公開的秘密。但在宿舍裏，凡是有關謝夢華的一切都不是秘密，如果再涉及賈心維那就必屬醜聞，畢竟，那個白色王國的后座是她們夢寐以求的，她

們不敢奢望自己得到，卻也絕不能忍受任何人得到，尤其是謝夢華，她們說她不配，於是私下運用她們的社會制裁力量，將謝夢華的內衣褲焚毀在糞坑裏以為懲戒。這件事謝夢華本來不想說的，可是她們竟拿她當個異端般趕盡殺絕，她私下跟舍監吐了幾句苦水，沒想到隔天賈心維就知道了。以後這些事一件也沒再發生，甚且，宿舍裏就像沒了謝夢華這號人物，再也沒有人提起謝夢華三個字，彷彿那是一句魔咒，觸犯了要遭鬼魅纏身的。社會的制裁力量畢竟擋不住賈心維的黑暗勢力。

轉眼就到了期中考，宿舍裏三姑六婆的喧嚷一下子少多了，像是吵鬧的收音機給關小了音量。謝夢華格外緊張，因為這些天，她已經習慣於讓賈心維安排她的一切，連謝太太耳提面命了二十年的嘮叨叮嚀都已經很少想起。但是這件事——讀書，卻是誰也替她不得的。她痛苦地把自己從賈心維身邊拉回書桌前，但是有什麼用呢？她連該從那一科著手都無法決定。不行，第一次的考試決不能考垮了，她不能讓別人笑她是祇有臉孔沒有頭腦的木頭美人，可是面對簇新的書頁，她禁不住盼望賈心維能夠幫助她，賈心維卻站得遠遠地，一言不發地看她掙扎，嘴角帶著一絲嘲諷，像是看著貪食美餌的鈎上魚。

考試前一天，賈心維丟給她幾張考卷說是各科考古題，謝夢華攤開一看，天啊！她怎麼不知道書上有這些東西，她像是中毒的人檢到救命金丹，生吞活剝地啃了一個通宵，隔天進考場一看，考卷竟是同一張。她又錯估了賈心維，讀書或許沒有人可以替代，但考試可以，何況賈心維更不可能讓他的皇后被說成木頭美人，謝夢華搖搖頭，發現自己太不瞭解他了。

期中考後賈心維仍舊天天帶謝夢華上賈氏酒店晚宴，但是情況不同了，以前謝夢華是客人，現在她至少算

半個主人，客人另外有的是，多半是賈心維的朋友，但不是他的同學，也不是他的師長，往往他們是禿了頭，挺著一圈圈肥油的生意人，一雙雙肥短的手總不嫌油膩地按在顛顛扭扭的肥臀上。「夢華，我給妳介紹，這是趙大老板，這是趙夫人。」那個被喚作「趙夫人」的妖嬈女子怪叫著：「趙夫人！他叫我趙夫人！」趙老板趕緊陪笑著把她拉開，順手在她肥嫩的臀上搔一把。有時候那個被喚作夫人的常常換人，也有的就固定那麼一個，這種情況又不同了：「哼！趙夫人，咱們那有這個命啊！」這女人似乎極痛恨這三個字。「這殺千刀的就是有烏沒膽！」這一回換是那位趙先生的耳朵給扭著，哎哎地求饒呢！這些人謝夢華一個也沒記在心上，她覺得他們都是一個德性，一副嘴臉，男的是一個樣，女的也是一個樣，像是戴上一窩蜂搶購的、流行的人皮面具。

餐飲是西式的，倒有個中式的規矩，賈心維要求女主人親自替客人攤配乳豬皮，一位初次赴宴的冶蕩女子嗔著氣對謝夢華說：「除了臉皮以外，我什麼皮都要！」謝夢華剝了一雙豬屁股給她，她舔了又舔，輕咬一口，直叫好吃好吃。謝夢華不知道為什麼剝銀絲捲會讓胡慕金自以為像是剝除男性的偽裝，此刻她的刀忙碌著，卻像一刀刀剝著自己的心。

餐桌是長條式的，男女主人的座位遙遙相隔於兩端，謝夢華望不見賈心維的表情，他還滿意她今晚的表現嗎？賈心維正跟他左手邊的客人竊竊私語，兩個人似乎在討價還價，那個客人伸出一根拇指及小指，賈心維不肯同意，冷冷地搖搖頭，那人急得滿頭大汗，抓著餐巾猛擦油亮的禿頭，又要了杯水吃藥，像是下了極大的決心，終於伸出一根拇指及食指，賈心維什麼也沒說，將一大截煙灰摺在他的手掌上，另一手猛然握住他的手臂，猩紅的煙頭緊跟著遞向他蜷曲的中

指，那人掙不開手，一臉的汗活像個淚人兒，眼看一截中指堪堪要給灼了，他一咬牙，還是給伸直了。賈心維不屑地丟開他的手，侍者立刻端上一只銀盆伺候他洗手。賈心維愛憐地洗了又洗，像是生平一大樂事。再伸出時，那雙手白得竟無一絲血色！那個禿客等他洗完了，又涎著笑臉來搭訕，附在他耳旁一陣嘖哩咕嚕，兩隻倒三角眼賊溜溜地儘往謝夢華身上瞟，賈心維對他的話似乎不太有興趣，像是聽他稱讚家裏新置的擺飾，皮笑肉不笑地對他頷首，又兀自欣賞自己的手。

這幕戲可惜觀眾就只謝夢華一人，廳上其他人正忙著上演一齣國劇，那是武王伐紂中朝歌城內酒池肉林的那場戲，賈氏酒店的餐巾是善體人意的寬大，廳內的兩性個個腰裏寬敞的餐巾，而他們的手正忙著在餐巾底下票戲。謝夢華想起她媽媽謝太太的話：「夢什麼中華，不如夢夢富貴榮華！」難過得說不出話來，心頭祇是一片茫然。湯上來了，是牛肉湯，她實在不願意再忍受這個浮華世界，猛地把臉跌進湯上晃盪的水光中，原本山靈水秀的一張臉，映在油光泛泛的水面上，竟也染成一臉的紅紅黑黑，像是席上無數濃妝豔抹的女人之一。謝夢華嚇出一身冷汗，用力捧捧頭安慰自己：那不是真的，她們都是戴人皮面具的，而她沒有，她跟她們不一樣。謝夢華又苦澀地笑笑，她知道，自己在這群人，甚至賈心維眼中，不過是個漂亮的花瓶罷了，祇有花瓶是不用戴面具的，像是「皮肉生涯」中那個巴黎最後的處女，靠著出示自己的童貞來換取一家人的生活。而賈心維呢？他也沒有？還是他的面具早已經縫合在真面目上，撕也撕不下了？謝夢華不知道，學校的人不是說他是美容的！！

盤裏的乳豬皮早已經冷透了，謝夢華切了一小片，勉強嚼了兩下，實

在嚥不下去，又都嘔了出來，那薄薄的、涼透了的豬皮，謝夢華凝視著，像是自己撕下的臉皮。

四

耶誕前夕，謝夢華一早醒來便覺得不對勁，在床上窩避了許久，一起床便撞落了牆上的小吊飾，一地四散著陶片。謝夢華摔破了謝太太出國帶回來的日本藝妓的假面。她打電話回家，謝太太直說家裏沒事，謝夢華不知怎地悲從中來，哽咽著說想回家，謝太太慌了手腳以為發生了什麼事，叱喝一旁朗吟著「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謝先生閉嘴，待問清了不過是小女兒家的小驚扭時，不禁大罵謝夢華神經過敏，一面告誡謝夢華絕不可擅自回家，耶誕夜買公子一定有特別的安排，萬一失了禮數豈不遺憾終生。謝夢華心亂如麻，一句也聽不進去，掛斷電話時卻聽到謝先生正吟到「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近午時事情果然發生了，好幾天沒回來的胡慕金突然衣衫不整地衝進宿舍，眼裏全是血絲，眼影腮紅流了滿臉，一條條淚痕小蚊似地爬在臉上，劈頭就是一句：「夢華，我完了！」謝夢華知道事態嚴重，一定是跟男人有關，但胡慕金不是那個御男有術的狐狸精嗎？謝夢華做最壞的打算，問她：「是不是有人欺負妳？」胡慕金搖搖頭一句話也不說，祇是哭，好久才抽抽咽咽地說：「夢華，我懷孕了！」事情遠比謝夢華想的更壞，她嚇得楞在那兒，想不出該如何幫助胡慕金，許久，謝夢華才怯怯地問她：「是不是竹竿的？」胡慕金搖搖頭。「是不是小馬的？」她又搖頭。「還是那個高年級的老漢的？」她不搖頭，卻哭得更厲害，含含糊糊地說：「我也不知道！」

窗外，校園團契的教徒們正在練唱：「普——世——歡騰，救主——降——生」謝夢華聽了心裏一陣刺痛

，她勸胡慕金回家去，胡慕金不肯，祇睡了一下，略略梳洗一番，自行出去想辦法了。耶誕夜，宿舍裏的人全狂歡去了，陰森森的空房，謝夢華一想就害怕，最後還是隨賈心維去參加化粧舞會。但她立刻後悔了。

宿舍裏雖然暗，至少燈是開的，謝夢華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舞會都是一片漆黑，但是現在，無邊無際的黑暗吞沒了她，她彷彿迷失在一座黑暗的森林中，害怕的念頭緊握著她的心，四週鬼影幢幢，謝夢華提起勇氣跟著賈心維向前走，前面忽然竄出一隻豹頭人身的怪物，身上披著五色斑斕的豹皮，正攔住他們的去路，接著又竄出一頭獅子與一隻瘦瘦的母狼，似乎是餓極了，呼呼地喘氣嚇煞人，謝夢華幾次想回頭逃避，幸而這三頭獸首人身的怪物瞬間撲向賈心維，圍繞著他狂亂地扭肢擺體，賈心維卻冷眼旁觀，怪獸們施出各種恫嚇的伎倆他都視若無睹，他高高在上如同一個驕傲的馴獸師，這三頭怪獸不過是他豢養的牲畜罷了，他可以完全控制他們，一如控制內心的逸樂、野心與慾望。怪獸們舞了許久終於匍伏在賈心維腳下。謝夢華驚魂甫定，她已經看清楚這三隻怪獸原都是戴面具的人假扮的，他們赤身露體，腰間披塊獸皮，背上胸前，左右腰部都畫著糾纏的結和各種圈圈，像是原始部落的符咒。忽然，三個白衣女子自謝夢華身後幽魂般地升起，白衣上遍染血斑，長髮糾結，頭上似乎盤繞毒蛇，她們各自撕破衣衫，狂抓著他們的胸膛，她們打擊自己，痛苦地高叫，四肢吐動如蛇信，然而她們似乎是受了蠱惑，凶殘地咬自己的肉，像一個心懷仇恨的人。

那三隻沈沈睡去的獸面人身的怪獸，通體魔咒般的結與圈，此刻竟似受了召喚，紛紛醒轉，忽而自賈心維身側撲向謝夢華。那三個白衣襁褓、渾身血斑的女子，也如狗般猖狂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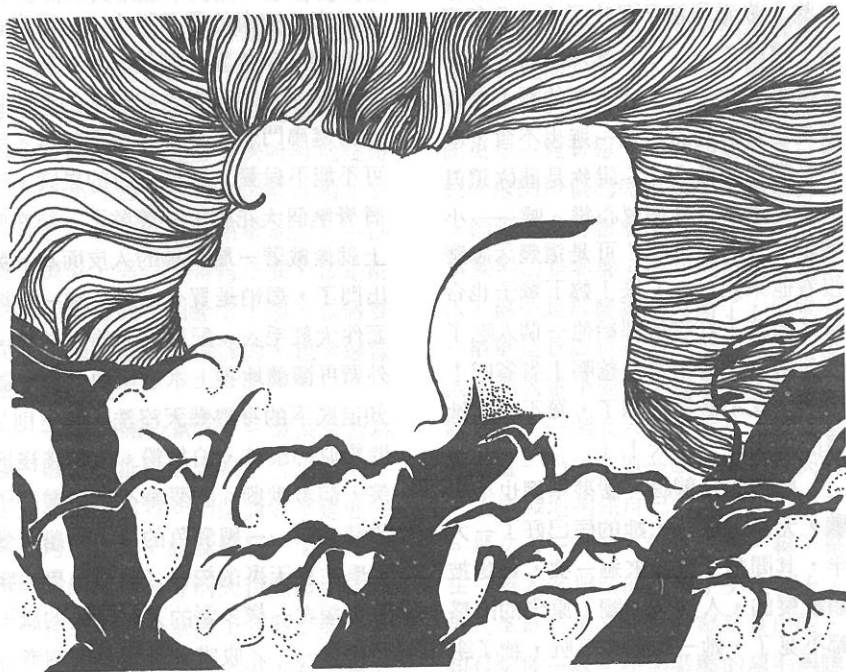
著迎上前去。他們近乎赤裸，圍繞謝夢華相互追逐，好比肉搏的武士在交手前想找出他們的攻擊點。他們乍然而分，隔著謝夢華對峙，眼裏燃火盯住對方，終於瘋狂地一撲，這邊衝過去，那邊迎上來。他們互相撕咬對方，恨不得把彼此都揉碎，再一塊塊噬入體內，他們忽又自交纏中分開、退後，忽又面對面挺進，互相衝撞，再分開、再衝撞、分開、衝撞……肉與肉的撞擊聲混合野獸的狂嘯，一波續一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衝撞彷彿是沒有止境、沒有疲倦的，到後來衝撞愈快，乍然一分隨即挺進，竟連綿成一陣抽搐、悸動。如陷入冰洋之中，他們牙齒顫慄作聲，各自長聲慘唳，四壁的幽影也瘋狂舞擺雙手，齊聲狂吟，像有無限的痛苦，又像有無限的歡愉。

種種的吟嘯聲像箭一般地刺痛謝夢華的耳鼓，她的心臟隨著聲浪蠢蠢欲動，隨時都會破胸而出，她再也忍受不住了，只能用手把耳孔掩起來。她想到賈心維，盼望他能解救她，可是賈心維也變了，他的身體正吸吮瘋狂的空氣，病毒般地急速膨生，幻成一道魔神般地巨影，他的衣袖吃風，

像生了兩隻大翅膀的蝙蝠在狂風中飄遊，冷冷凌駕於衆人之上。他的臉竟成透明，瞬間泛成火一般的紅光，轉眼卻又幻成冰一般的白，巖一般的黑。他御風而行，飄飄然落在謝夢華身側，四野的幽靈像是迎接他們的主，吟嘯聲轉而依照一種原始的節拍，齊聲並作，像是獻祭儀式的序曲。

三隻獸首人身的怪物再次包圍著謝夢華，他們的主人卻滑動著無聲的狼般的腳步，悄然移近，墨鏡中一片熔漿般的烈焰，嘴角是血的涎沫，他冰涼的手蛇般蜿蜒在謝夢華的腰部，卻似乎對謝夢華腰間繫的一條繩子頗為忌憚，急躁地在繩下游移，終於他發怒了，殘暴地扯落謝夢華束身的繩子，他的手肆無忌憚地急竄上謝夢華的胸膛。謝夢華這時才醒了，她看到賈心維的墨鏡中映著一朵白蓮般的，她的臉，就醒了。猛然一掌摑在賈心維臉上。

恍惚間，謝夢華看見一條幽微的縫，縫外似乎有光，她彷彿沈淪於一股強大的渦流中，身子不自主地向光源來處奔去，左右出現一隻隻毛茸茸的手阻止她投向光明，謝夢華撥著、抓著，他們卻多如惡蟲的毛，滙聚成



一波波臂浪，要把謝夢華淹沒，但那股光明的吸引力卻更大，謝夢華終於逃出來了。她抬頭看，天空中，一片燦爛的群星。

五

謝夢華決心離開賈心維。

舞會回來後，謝夢華大病了一場，昏昏沉沉地睡了好幾天，誰也沒理會她的生死，包括賈心維。宿舍裏的歐巴桑送便當來，謝夢華一點食慾也沒，赧然地對她一笑，又自沈沈死睡，再醒來時，床前擺著一大瓶一公升裝的牛奶，她知道是歐巴桑送來的，喝了一大杯，心裏有一股暖意。但是沒用，她老做惡夢，驚醒後就是吐，怎樣也抑不住，歐巴桑改給她送粥，每天三餐後總不忘清掃她的房間，反而是謝太太聽說女兒病了直說不打緊，也沒打算前往照顧，依她的打算，這時候謝夢華該是給賈心維體貼伺候著的，畢竟她的女兒就算是病了，也自有一番楚楚動人的風姿，這一點謝太太絕對有信心。

但是情況恰好相反，謝夢華週遭賞給她的卻是冷嘲熱諷，歐巴桑每次打掃完，她們總跟在背後竊竊私議：「唉！妳看到沒？又吐了！」「怎麼病了這麼久——」「妳是豬啊妳！給人家睡大肚子了！」「真的啊！虧她還是唸醫學院的，避一避也不會，不知是誰灑的種？」「說妳是豬妳還真是豬！還不是那個賈心維。噓——小聲點！」「真的啊！可是這幾天怎麼沒看他來呢？」「笨！妳下輩子也合該是條豬！好吃的都給他一個人吃了，他還來幹嘛！當爸爸啊！省省吧！謝夢華又不是第一個了，難不成，她真的別有洞天！」

她們說自歸說，謝夢華倒也不去聽，元旦來臨時，她的病已好了一大半，其間胡慕金回來過一次，仍是披頭散髮的，人瘦了一圈，原先的肉感都不見了，她一句話也不吭，搶了謝

夢華的牛奶咕嚕嚕牛飲，倒頭便睡，天色一暗又隨黑暗而去。病癒後人也跟著清明了，謝夢華細細反芻這些日子來的境遇。那兩個對立的世界又回到她眼前了，一個真實的，一個虛幻的，其中之一險些被她毀滅了，但是現在，她寧可讓他們並存，她可以毫不費力地在他們之間自由來去，譬如說現在，她把因病遲交的報告送到教授休息室，從那棟金塊打造似的行政大樓出來，走在通往教室與宿舍的小道上，兩旁原是植皮般鋪種的朝鮮草，走到教學大樓時，荒草卻已沒脛了。她愛在這條小徑上踽踽獨行，悠游於浮華與破落兩個世界中，內心充滿洞析真相後的平和。迎面而來一群衣著鮮麗的女孩，錯身而過時撲鼻一陣濃香，衝人欲嘔，謝夢華想起胡慕金——心頭又是一酸，那個男孩子，唸農，叫王志陸的曾來找過她，一再說不管她出了什麼事都願意等她、要她。但胡慕金不肯，一意要當個「先生娘」——胡慕金用的也是這牌子的香水，犯了懶病時她可以好幾天不洗澡，出門前再把香水往身上猛倒，說那是香水美容，男孩子就喜歡那股混著汗臭與濃香的勁兒。宿舍裏奉行胡慕金這套易容術的還真不少，一回宿舍，他們七手八腳地剝個乾淨，換上一個禮拜沒洗的破內衣或縮水的運動褲，四處串門子，身子沒洗不打緊，臉可不能不保養，紅紅白白的果漿、護膚膏塗個大花臉，一等乾了，結在臉上就像戴著一層緊繃的人皮面具。臨出門了，那怕是買包面紙，也一定得套件大紅毛衣，配條白色的老爺褲，外頭再瀟灑地披上水手領白外套，誰知道底下的身體幾天沒洗。臉上則是壁粉似的濃粧，怕掉粉，祇能淺淺地笑，演著默劇。謝夢華不禁要讀愁子的詩……一艘乳色的歐洲郵船／像大學在秋天裏的校舍／而像女學生穿著毛線衣一樣多彩的／紅黃綠的旗子們正在——／哎哎，一定是剛剛考進

大學的女學生／多是比較愛笑、害羞，而又東張西顧的……謝夢華搖頭苦笑：愁子若知道紅黃綠的毛線衣底下竟是汗臭與流垢時，怕真要愁了。

謝夢華走進教學大樓，平底鞋與水泥地板沙啞地對話，一種暮年老者粗糙的嗓音，光影慘澹，陰暗與霉腐，苔蘚般在角落中蔓生，迅速佔領了整座大樓。再後面是解剖大樓與實驗室，透散著陰森森的冷冽之氣。過了這兒便是宿舍，爬山虎天羅地網般罩著洋灰建築，宿舍原本的面目早已無從辨認，遠遠望去，像塊長滿綠黴的蛋糕。

謝夢華一直很遺憾謝太太當初沒有到學校後頭走走，服務學生儘帶她在行政大樓中兜圈子，謝太太還低聲怪叫著：「他們的馬桶，沖水把手還是黃銅的呢！黃澄澄像塊金子！」

謝夢華從行政大樓交了報告出來，走回宿舍，在她的兩個世界中閒步一遭。自絢爛歸於寂淡，她走著走著，慢慢走入自己的內心。新的一年來臨時，謝夢華也彷彿重生了。

六

寒冬真的來了，一天中大半的時間是黑暗的；元旦那幾天，宿舍的發電機壞了，工人們放假沒人來修理，舍裏的人全跑光了，謝夢華浸泡在絕望般的陰暗中。夜裏風聲冷颼颼地慘嘯，鬼氣森森中夾帶著崩天裂地的雷吼，驚蛇般的閃電照得斗室中魅影幢幢，謝夢華從噩夢中驚坐而起，瞪瞪瞪著映在玻璃窗上慘白的臉孔，沒有面目，祇是一片空洞的白，像是賈心維墨鏡中她慘白渺小的倒影，任她跑脫了力也逃不出墨鏡上那兩小片黑色的土地。忽而又是一道閃電，剛好自謝夢華窗上的倒影中破身而過，她有種不祥的預感，彷彿自己的身體失去了什麼。

一早，亮麗的陽光卻曬到謝夢華的枕頭上，映得枕面的一雙紅鸞鳥鮮

活如生，窗外是一片碧空如洗，夜來風雨霎時遠去了，祇像是老天爺開了一個玩笑，撒了個無惡意的謊，轉眼又還好一片湛藍的晴空。謝夢華決心給自己一個新的開始，她換上工作服，精神抖擻地四處擦洗，一個疏神卻打翻了買心維送她的花瓶，瓶裏的水流了一桌，迅速滲到玻璃墊下去了，玻璃墊下壓著一張買心維替她照的相片，此刻全濕了，顏色變得沈重十分，相裏的人抖然老了十歲。謝夢華正茫然，心底一陣喜一陣悲，宿舍的歐巴桑卻在此時進來說外找，男的。謝夢華眼前一陣黑，祇看見三個白森森的字：買心維。她昏昏沈沈地下樓，光線幽渺的廊道上卻空無一人，謝夢華用眼光搜尋了一回，還是沒人，正要轉身離去，背光的廊柱後卻傳來細碎的腳步聲，謝夢華不敢回頭，身後卻有一個陌生的聲音喚她「謝小姐！」她回頭，陰暗的廊柱後步出一個男孩，一身黑衣，簡直是這幽暗廊道的一部份，謝夢華直覺他也屬於買心維的世界，心虛地開口質問他：「你是買——」「不，我不是假的，我是真的，我叫石保真！」那男孩一逕是輕鬆的語氣，一邊嘴角裂得老高，張著烏黑晶亮的大眼睛直揪著謝夢華，謝夢華擱下石頭一塊，定定神，這才看清了石保真的長相。石保真的五官透著稚氣，娃娃臉、大眼睛、塌鼻子、配上朱唇皓齒，一副討喜的模樣，然而偏又不盡然，他的臉總像有什麼毛病，仔細端詳又瞧不出毛病。「我是話劇社社長。」他先自我介紹。「想請謝小姐參加本社一齣新戲——」「很抱歉，石同學，我恐怕愛莫能助。」謝夢華劈頭就回絕了，急得石保真一頭汗，不停地用手揩臉。謝夢華注意到他揩臉的動作很特別，手掌緊握著額頭，上上下下狠狠地刷，一刷就是三四下，好像非刷掉一層臉皮才甘心。「妳有困難嗎？沒經驗！經驗是靠學習而來的。」石保真拔高音調，

極力說服謝夢華，手底下又是一陣狠刷，恨不得換張臉似的。

「或許我應該這樣告訴你，」謝夢華真怕看他虐待自己的臉：「我一生最討厭的就是作戲！」石保真更急了，刷得更狠；謝夢華的話不啻徹底否定了戲劇的存在意義，他辯解道：「妳不否認人一生中總有些逢場作戲的時候吧！想想看！過去的歲月中，妳難道一直扮演著自己嗎？即使如此又有何不同呢？扮演自己或扮演別人一樣是作戲呀！基本上人生就是一場戲嘛！」謝夢華不想與他爭辯，盯著他稚氣的臉看了許久，老覺得怪怪的，卻又說不出所以然來。石保真見她無動於衷，開口又說：「妳不同意人生如戲嗎？妳不同意在許多時刻作點戲會讓妳方便不少嗎？」謝夢華給他問急了，隨口頂了句：「譬如說你現在，也是在作戲嗎？」話一出口她便曉得要傷人了，石保真晶亮的眼睛都黯了，謝夢華忙安慰他：「我不是說你在演戲，你瞧！演戲誰像你這樣歪著半邊臉啊！」那知道石保真卻更傷心，別過頭來向著陰幽的廊道。

謝夢華突然慢悟了，怪不得她老覺得石保真的臉不對勁，原有他高談闊論了許久，卻祇有半邊臉有表情，他的臉一邊是活的，一邊卻是僵直麻木的、是死的！妳老覺得他在作戲，因為他的嘴角一邊自管笑吟吟地裂得老高，另一邊卻行屍走肉般無動於衷，他的一張臉永遠有兩種表情，一邊說了真話，另一邊卻在作假，像是兩個自我同時活在他臉上，他，像個雙面人，即使是真心誠意的，也永遠像在說謊。

謝夢華滿心歉疚，一意要令他釋懷，祇得扯扯他的衣袖，答應有空一定到話劇社看看。石保真似乎是感激。嘴角掀了掀，想說什麼，又像想笑而笑不出來，佝身消失在黑暗中。

夜裏，謝夢華做了個夢：夢見她站在空曠黑暗的舞台中央，看不見，

但她覺得自己似乎是裸體的，風涼颯颯在她肢體間流竄，像無數冰冷的手，她卻四肢僵硬動彈不得，忽然一道光芒急掠而過，瞬間她認清了自己赤裸裸的面目，但那光卻一閃而逝，四週又陷入無邊的黑暗。

七

謝夢華一問便找到了話劇社，別的社團都是在教學大樓或實驗大樓的貯藏室、樓梯間等狹縫中求生存。但話劇社不一樣，辦公室在行政大樓，另有專用的舞台，佈景燈光一應俱全。聽說是因為前幾任社長太會做人了，不但在舞台上演，下了舞台也是戲如人生、人生如戲，在學校師長面前大演高帽子戲法，怪不得要倍受殊遇了。

謝夢華遠遠看到話劇社門口的木偶，做紅白兩色的小丑打扮，擺著男士邀舞的姿勢，一付卑躬屈膝的醜態，門口寫著「傀儡社」三個字，倒與木頭人挺配的。

謝夢華推開大門，一步踏入五十年前的香港，一個嬌小個子的西裝少婦走上前來，一身黑，黑草帽沿上垂著綠色面網，面網上扣著一個指甲大的綠寶石蜘蛛，在燈光下閃閃爍爍，正爬在她腮幫子上，一亮一暗，亮的時候像一顆欲墜未墜的淚珠，暗的時候更像一粒青痣，那面網足有兩三碼長，像圍巾似的兜在肩上，飄飄拂拂。她走過來對謝夢華說：「一個女人頂要緊的是名譽，現在腦筋新一些的人，倒不是那麼講究貞節了，但唯有一樁事是最該忌諱的，那就是：妳愛人家而人家不愛妳，或是愛了妳而把妳扔了。一個女人的骨架子，那兒禁得起這一扔？」謝夢華一陣心驚肉跳，下意識地抱住自己的腰，生怕折了。那女人一說完，燈光忽而一轉，聚在一個衣著服貼的高個子男士身上，那人毫無血色，連嘴唇都是蒼白的，和石膏像一般。在黑壓壓的眉毛與睫

毛底下，眼睛像風吹過的早稻田，時而露出稻子下水的青光，一閃，又暗了下去。他從袴袋裏抽出黑眼鏡戴上，向謝夢華冷笑說：「總有一天，妳不得不承認我是多麼可鄙的一個人。」一說完，燈光隨即滅了。謝夢華被眼前的遭遇嚇住了，雙手緊絞胸口，躬縮著腰像隻畏寒的麻雀，許久，她一步一步試探著向前走，走了一截子，又被這恐怖的黑暗舞台給弄糊塗了，又一步一步走了回來。正遲疑，滿室亂糟糟的火炮霍霍亂飛，謝夢華東躲西藏，縮著身子躲避那紅紅綠綠的小掃帚星，突然，一張死白的布條幽幽地飄昇在花炮中，上頭血淋淋地寫著：「這裏，什麼都有，可是最主要的還是賣的是人！」謝夢華腦裏轟然一響，眼前便是一黑，那些飛火突然都煙消灰滅了，竟像一朵朵五彩繽紛的花，開了，立時謝了，剩的，又是寒冷與黑暗……。

……風颯颯地在肢體間流竄……
……冷啊冷……一條條冰涼的蛇的撫摸……裸、裸……光！光！……那個人是誰……黑暗、黑暗……無邊的黑……。

昏沈中謝夢華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喚她：「妳醒醒！」她迷惑地猛搖頭，詫異她睜著眼卻祇看見無邊的黑，那聲音又殷切地鼓勵她：「妳醒醒！妳醒醒！」謝夢華將信將疑地動動眼皮，立時有些光微微漏入眼底，像是深淵底下的人，抬頭看到遙遠崖頂疏落的天光，她再不遲疑，奮一睜眼，逃出了黑暗的深淵。燈光原是開的，閉著的，是謝夢華的眼睛，她一張開眼，映入眼簾便是石保真那張半真半假的臉，口裏兀自喚著：「妳醒醒啊！」

謝夢華赧然坐起，石保真倒先賠不是：「真抱歉，把妳嚇壞了。」他抹抹臉跟著解釋：「我們話劇社有個臭規矩，當妳踏入本社的第一步，你便踏入舞台，所以我們的舞台緊挨著

門，妳剛巧碰上我們排戲，一腳便踏入戲中，事實上，整個話劇社便是一個大舞台，在這裏無人不在演戲……

」謝夢華怕他多說，忙阻住他的話：「或許有些人以演戲為樂，但是我並不喜歡。」石保真聽了先是一楞，半張臉訕訕地笑笑，又抹抹臉，轉用哀求的語氣說：「算是我求妳吧！妳演演看再說嘛！」社裏其他人似乎對他們並不感興趣，紛紛收拾東西走了，祇有那個西裝少婦臨走時斜斜睨了謝夢華一眼。石保真看看左右無人，再無顧忌地捉住謝夢華的手哀懇著：「真的，妳不知道這齣戲對我多重要，如果這齣戲砸了，我這個社長也別想幹了，那麼還有誰會尊重我呢？妳不知道，這個世界，如果妳沒有個頭銜什麼的，誰把妳瞧在眼裏！」謝夢華不喜歡他的論調，偏又不忍看他幾欲下跪的可憐相，石保真又說：「為我演一次好嗎？難道妳一生就沒有為妳的家人或朋友而逢場作戲嗎？」想起她媽媽謝太太，又想起賈心維，謝夢華的心給針刺了一下，胸口一片疼卻又叫不出口。石保真等不到答案，想了想喃喃地說：「或許，我還不配當妳的朋友。」謝夢華看他麻木的半邊臉上抽動兩下，一顆心也跟著抽痛起來。她想：「不管石保真是否在作戲，至少他有一半的臉是作假不得的，比較起來，已經夠真實的了。」

謝夢華答應演這齣戲。

第一天謝夢華去晚了，社裏的人走了大半，石保真祇替她介紹戲裏搭配的兩個角色，先是那個石膏像般男子。謝夢華不知怎的，心口一陣冷顫，石保真也發覺了，卻當作若無其事，抹抹臉熱絡地走過去攬住那人肩頭，那男的高，石保真吊在他身上像隻要把戲的猴子：「這位是本劇第一男主角喬琪喬。」那人卻不甚搭理，隨手把牆角的毛刷塞在石保真攬著他的手裏，用濁重的鼻音哼道：「老保！後頭的馬桶塞住了，麻煩您老清清吧

！」石保真討個沒趣，臉上抽動兩下，他又是一陣狠抹，恨不得換張臉。那個西裝少婦恰在此時湊上來，石保真趕忙拉著她的手給謝夢華介紹：「這位演的是妳那徐娘半老的姑媽梁太太。」那女人把他的手重重一捧，怪叫著：「唉喲！做死啊！老保，你不瞧瞧自己那張死相臉，還敢咒我老啊！」一手便往石保真耳朵上揪，石保真吃痛，口裏告饒，半張臉繃成一團：「姑奶奶，我說的是做戲呀！」那女人討了個乖，手一鬆，另一隻手兜頭便把戲服往石保真頭臉上摔：「老保，這套戲服我都穿一個月了，你幫我送去乾洗嗎——」石保真悶哼了聲「好」，卻似不情願，又抹抹臉。那女人突然往石保真懷裏鑽，做小鳥依人狀，嗲著：「老保，你最好——了！」石保真一陣慌，襯衫濕了一大片。那女人又嗲：「老保，我知道你最好，什麼時候有空再幫我洗洗衣服嘛！上次你洗的真乾淨欸！哪——我今天都穿來了。」邊說她邊摸著沈甸甸的臀部。

謝夢華不好意思，四處亂走亂瞧，那女人聽見腳步聲，猛地從石保真懷裏拔出身子，用那雙長而媚的眼斜睨著謝夢華，尖酸地說：「喲——敢情是有了新人忘舊人，怎麼——，洗上人家的天使牌三角褲了！」那雙滿是蔻丹、血滴滴的手便往石保真額上戳去，石保真舉起手卻不是要擋，逕向臉上又是一陣抹，那女人接著又說：「哼！狗改不了吃屎，說你是老保，你還真是個老鴉——坦白告訴你，洗不洗隨你，反正——演不演也隨我。」她忽地杏眼圓睜氣呼呼地走了。

初冬天氣原有些側側輕寒，石保真單穿件薄襯衫，渾身卻汗濕淋淋，風一吹凝成冰般貼在肌膚上，他抑不住顫抖，彷彿氣極了。那女人臨走時切掉電燈，祇剩窗外透入稀薄的白光，謝夢華眼中的石保真僅是模糊的人影，像對焦不準的照片，她本待開燈

，石保真卻制止了：「我想在黑暗中待會。」「噢！好！就待會！」謝夢華柔聲地說。

「真抱歉，第一天就給你瞧見了話劇社的家醜，你也看得出來，我這個社長那有什麼尊嚴呢！不過是他們缺個工友罷了！」石保真徐徐走到窗口，灯光照透了他的襯衫，襯衫下那個瘦楞楞的肢體，隨時都像會被風吹垮，他又說：「其實我並不喜歡演戲，但是從小大人們就要我們扮演根本不是我們的角色，隔壁賣肉的張太太打牌贏了，媽媽要我們親親老掉粉的臉頰，可以分紅啊！過年的時候，巷口殺豬的朱伯伯，滿嘴口水與鬍鬚也要我們香香，又臭又扎人啊！還不是爲了紅包，這世界，不演戲根本活不下去嘛！！」他激動地舞動拳頭，同一個無形的敵人搏鬥：「可是沒用，小時候，觀眾都是些老眼昏花的老頭，他們那管什麼演技，不過拿你當猴子耍，現在不同了，我這張臉，演猴子都不配了，猴子也有表情啊！沒用的，我註定是個失敗者！」

是日光嗎？映得石保真的眼底兩灘銀白，忽地滾下，化作兩行情淚。看慣了繃鼻子扁嘴巴，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態，謝夢華不知道，當兩行情淚自一張半生半死的臉頰流下時，竟是如此令人窩心刺痛。謝夢華一陣感動，遲疑著，終於還是說了：「你的臉到底怎麼了？你的家人呢？他們也要你演戲嗎？」

猛地，石保真像是醒了，一抬手又往臉上揩，眼淚、日光，還有臉皮一把揩下，他又換張臉，回復那個無血無淚的石保真。「抱歉，我失態了。」他說。謝夢華不解地質問：「抱歉！你爲什麼老是抱歉呢？你並沒有錯啊！」石保真卻一味躲閃：「不談這個，談談戲吧！是張愛玲的沈香屑——第一炉香改寫的！」謝夢華抖然間冷了。石保真抹抹臉又說：「小說妳看過吧！妳演的是第一女主角葛薇

龍，第一女主角喔！」謝夢華知道五十年前那個逼良爲娼的故事，想起她媽媽——謝太太，心口塞滿苦楚，輕聲說：「我不喜歡這樣灰澀的悲劇，何況我也不覺得自己像葛薇龍！」

石保真忙接口：「又不是悲劇！不是悲劇！劇本改了，葛薇龍後來並沒有給喬琪喬和梁太太害了！」謝夢華稍感安慰，問他：「誰改的？」石保真抹抹臉，羞怯地說：「是我。」話還未說完，臉上已經紅了一片。謝夢華沒想到他麻木的半邊臉也會泛紅，見他赧怯地盯著鞋尖，心裏突然激起一種近乎母性的反應，柔聲地哄他：「你看，你並不是個失敗者啊！雖然不能演戲，可是你可以編劇啊！豈不是更好呢！」石保真從沒給人哄過，連耳根都燒得熱辣辣的，他剛抬起手，又想把那張羞紅的臉抹掉，謝夢華卻握住他的手，又哄他：「別！別抹！我喜歡看你臉紅的樣子！」祇有這時候，謝夢華肯定他是真實的，不是作戲！

謝夢華雖然演了，但是她演的不是葛薇龍，卻是謝夢華她自己。她不愛女主角優柔的個性、不愛女主角自欺欺人式的委屈求全。她口裏唸著葛薇龍的台詞，心裏想的卻是自己對她的不滿，乃至不恥，臉上隨時是一片忿忿然。跟她配戲的全跟她合不來，每天都會有人罷演，尤其是演她姑媽梁太太的那個女的，幾次忍不住就在舞台上罵起謝夢華：「叫你照著演就是了，妳偏不聽話，這種機會別人做夢都夢不到，妳偏不知道把握，活該我演妳姑媽！」碰上這種情況，石保真祇有在旁打躬作揖陪不是，到頭來多半又是替那女的洗衣服才擺平的。

學校派了個什麼學生課外活動督導委員來巡過幾次。石保真陪著他又香煙，又是飲料，末了爲了酬謝他督導辛勞，少不得又要擺一桌。但是沒用，謝夢華忘不了她自己，忘不了自己的憤恨不恥，愈是演到深刻處，

她臉上的恨意愈濃，最後她索性把劇本一丟，高叫著：「我不演了！」坐在第一排的那位委員，忍不住從椅子上跳起來，一截子煙找不到地方按熄，石保真趕緊伸手，那熱燙的煙頭便按在他手上，石保真痛得閉上眼，再睜眼時，那位委員卻已經奪門而出了。石保真臉上一陣青一陣白，他抬起手又想抹臉，一動，手上的灼傷卻更痛了。戲，當然是砸了，謝夢華滿心歉意，石保真反而安慰她：「反正期末考到了，本來就沒時間排戲，下學期再說吧！」

期末考前正逢上冷鋒過境，夜裏，閃電夾帶雷鳴，包圍著謝夢華小小的房間，胡慕金還是沒回來，也不知道期末考來得及考嗎？風陰森森地從窗縫間滲入，窗前溫書的謝夢華穿了大棉襖還是止不住顫抖，一抬頭，她又看到閃電從窗上她那張無面目的倒影中破身而過，石保真第一次來找她的前夕，那種不祥的預感又襲上心頭，她低頭找了找，還好，自己並沒有失去什麼。她趕緊爬上床，用棉被把頭臉軀幹裹得緊緊的，告訴自己：明天又是一個亮麗的晴天。隔天，天氣卻更惡劣，白花花的雨線漫天射灑，視野中盡是灰茫茫一片，窗外的風景像張未乾的水彩畫，被人用力擦了一下，水汪汪一片祇有色彩沒有線條。宿舍的歐巴桑進來告訴謝夢華：外找，男的。謝夢華幾乎以爲是錯覺，待問清楚，下樓一看，果然是石保真。

石保真渾身都是水，衣服褲子濕淋淋地黏在身上，更顯出他的瘦小，他痛苦地扭曲著臉，痛哭失聲地說：「夢華，他們要解散話劇社！」謝夢華並不覺得激動，說：「停了好啊！趁早別再看他們的臉色！」石保真沒料到她這麼事不關己，怪叫著：「什麼！話劇社解散了，妳叫我幹什麼啊？不會再有人理我！今天早上總幹事賈心維通知我話劇社要解散，我走到那都有人在背後冷笑，我完了，我再

也抬不起頭……」石保真一激動，趴在欄杆上俯首痛哭。謝夢華聽見賈心維三個字，心臟多跳了兩下，再看石保真像個孩子般埋頭痛哭，那點母性的感覺又醒了，她捧起石保真的臉頰，掌心傳來雨水的沁涼與眼淚的熱燙，她的心竟像觸電一般一陣陣激顫，她讓石保真靠著她，立即，那頭髮的冰濕滲入她的體溫，那點母性的反應電般流遍她的每個毛孔，她摟緊石保真，害怕他著涼，想用自己的體溫烘暖石保真。哄他、貼在他頭後，一口接一口的熱氣噴在他頭後顫著雞皮疙瘩的蒼白肌膚：「他們不讓你當社長，我們也不希罕當啊！當一個完完全全的石保真不好嗎？」石保真聽了肩頭一陣亂抖，幽幽地瞅著謝夢華說：「從小就沒有人對我像你這般好，有一次我生病了，發高燒，媽媽也不管，還是坐在牌桌上摸八圈，那晚她手氣不順，儘是放炮。我燒得難過，想喝水，哭著要水喝，媽媽突然把牌一推，衝過來就是一巴掌，惡狠狠地說：水！水！老娘就是給你叫△×への！燒退後，挨媽媽打過的那半邊臉不知怎的就麻木了。媽媽也不管，每次求她帶我去看醫生，她就惡形惡狀地說：看醫生，老娘每天當清潔隊員，撿垃圾撿得腰酸背痛，誰給我醫啊！有錢時，她寧可在牌桌上送出去。等到輸了，她又拉著我說：來！朱媽媽香香，朱媽媽給你吃紅！客人一走，她又是一番告誡：保真啊！像你這張破相臉，再不懂得拍馬屁，以後誰肯用你啊！說完，一夾手把分紅的錢又給拍走了。」石保真一口氣說了許多，謝夢華聽得又是心痛又是心驚。摸摸石保真僵直的半邊臉，柔聲勸他：「媽媽說的不一定對啊！我就喜歡你這麼坦白，再說老看人眼色，那多作踐啊！」其實，謝夢華也隱隱覺得不對，又鼓勵石保真幾句，待送他走了，回到宿舍，那陣心驚已變成一團迷霧般的惶惑盤旋在心頭，久久不去，

一低頭，她恰巧看到那張賈心維替她照的相片，上回相片受潮，日子一久顏色褪了許多，紙面也凹凸起伏，相裏的人彷彿歷盡滄桑，身世也是坎坷起伏的，但那容貌，竟有三分神似謝太太。謝夢華突然明白自己為什麼惶惑了，是「清潔隊員」這四個字在作祟啊！石保真的母親祇是個清潔隊員，謝夢華不敢想！謝太太知道了不知要如何反對，如何不屑啊！

偏巧胡慕金這時候卻奪門而入，還是披頭散髮的，可是卻不鬧也不哭，異常鎮靜地坐在床頭。謝夢華明知故問地問她事情解決了沒有。她搖搖頭有氣無力的說：「沒用，他們沒一個肯認帳！」謝夢華心裏更亂，胡慕金卻像認命了，不動也不吭聲。謝夢華心頭那團迷霧般的惶惑更形膨脹，一股抑鬱無從宣洩，生生要炸開了，她突然說：「慕金，怎麼辦！他竟是個清潔隊員的兒子！」胡慕金不相信，冷笑道：「騙誰啊！賈心維會是清潔隊員的兒子！」謝夢華才想到她還不曉得，一五一十把石保真的事都說給她聽。胡慕金愈聽愈奇，淡漠的眼睛竟也晶晶發亮，謝夢華一說完，胡慕金還追問了好些個石保真家裏的情形，反覆問了幾遍，生怕有遺漏的，待謝夢華把同樣的話說了幾次，她才冷冷地安慰謝夢華：「看開點嘛！天底下男人又不只他一個，賈心維不就頂好的嗎？」說著自顧自走入浴室，一會，卻聽她在浴室裏哼起歌來了。

期末考時胡慕金像變了個人，每天又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水倒得比以前更多。謝夢華問她，她卻一副不在乎神情說：「我把孩子拿掉了！我想通了，反正還年輕嘛！他們不要我自有人會要，下學期我不修體育，多留一年，總會給我鉤上個凱子的！」人一開朗，連荒廢的課業都難不倒她了，謝夢華看她每天就啃幾張考古題，考出來卻直嚷著題目太簡單。

謝夢華卻仍是一片愁苦，但是她

想：一個人難過總比兩個人好，至少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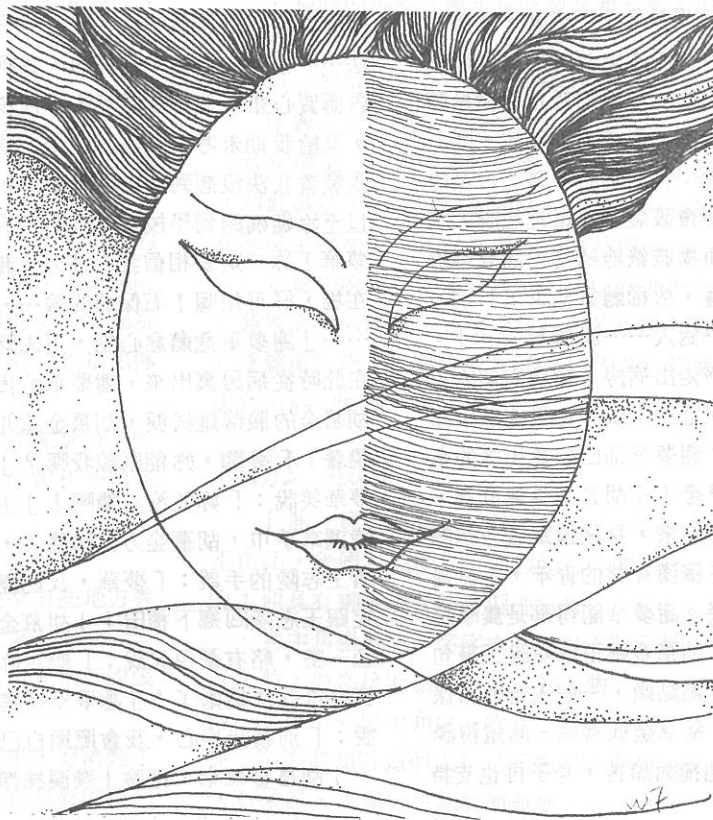
期末考最後一堂，謝夢華做答完畢，檢查一遍，時間還沒到，她正坐著發愣，走廊上卻傳來一陣騷動，廊道的另一頭似乎有人吵架，謝夢華隱約聽到一個婦人罵街般哇啦哇啦亂吼，靠窗的同學紛紛探頭觀望，站在走廊上的也朝爭鬧處走去。那婦人一邊罵似乎一邊向這頭走來，待走近了，聽得清楚彷彿是這樣罵著：「你這個醜八怪，也不灑泡尿照照自己的德性，還想打我女兒的主意啊！你這個破相的怪物！」謝夢華腦裏轟然巨響，這聲音可不是謝太太嗎？她衝出教室，謝太太正衝著一個瘦小的男生破口大罵，圍觀的人擋住謝夢華的視線，她奔上前一看，不正是石保真嗎！謝太太上紅蔻丹的手逕向石保真臉上戳指，石保真額頭臉頰全是斑斑血痕，他卻一句話不說，羞憤已極地漲紅著臉。謝夢華好不容易排開衆人，謝太太見她到來，不由分說地扯緊她的手，像是上了道手銬，再不容她自由：「我就是太縱容妳了，妳好——大——的膽子，竟給我勾搭上這個撿破爛的雜種！」一旁的人彷彿聽見什麼大醜聞，你一句我一句地竊竊私議：「誰啊？誰家在撿破爛啊？什麼——老保？」「嘿嘿！撿破爛還好呢！我還以為老保家真的在幹那行呢！」正當大伙兒吱吱喳喳說個不停時，石保真突然「啊——」地大吼一聲，雙唇暴裂，牙關緊咬，喉結急速地上下抖動，發出野獸受傷時低低的怒鳴，額前頸間青脈暴突，雙眼怒睜，眼珠子生生要掉下來似的，他霍然伸出兩支雞爪般的手，向著謝太太一步步逼近，所有的人都嚇呆了，待他走到謝太太面前，一伸手便可以掐住謝太太的頸項時謝夢華才醒了，挺身攔在兩人中間，柔情地注視著石保真，石保真臉上一陣糾結扭曲，兩手劇烈地顫動，

突然又「啊——」地慘呼一聲，兩支手往臉上瘋狂地抓扯，一陣駭人的布帛撕裂聲震懼了圍觀的人，石保真手上赫然吊著一塊皮，他麻木的半邊臉上同時露出一塊粉紅色，濕黏黏血糊糊的肉，石保真看看那塊皮，喉結滾滾跳動，嘴角撕裂，嘎嘎怪叫著，他狂吐一聲，雙手又往臉上抓去，血水從他的指間飛濺，滿地是斑斑血花與皮膚碎屑，有些人一看出事了，忙去把教官找來，但是石保真麻痺的半張臉祇剩下紅豔豔血淋淋的一灘爛肉。

而賈氏酒店今夜的烤乳豬也是皮熟肉不熟的，恰像賈心維回給謝太太的一笑，也是皮笑肉不笑的，謝太太直對他打躬作揖，嘴角笑得老高地說：「我們家夢華不懂事，得罪了賈公子，待會罰她給您敬酒陪不是！」賈心維今天開心極了，親自剝乳豬皮，一撕，赤褐色的豬皮下露出紅殷殷帶血的生肉，謝夢華想起石保真的臉，一陣惡心湧上來，忙別過頭去，差點吐出胃酸來。賈心維臉色倏變，怒氣沖沖離座而去。謝太太往謝夢華腿上就是一擰：「叫妳怎麼做，妳就怎麼做，這種機會別人夢都夢不到，你偏不知道把握，活該我是你媽！」說完，謝太太走到賈心維身旁，兩人一陣交頭接耳，一會又一同走回來。謝太太手裏卻多了兩杯幽碧色的酒，一杯給賈心維，一杯給謝夢華，笑吟吟地說：「來，夢華，敬賈公子一杯算是陪罪！」謝夢華手裏那杯酒濁混混地浮著顆粒，酒面上一層白色粉末，謝太太扯緊謝夢華的手腕，兩眼精光暴射，把酒杯逼到她口邊，謝夢華祇覺得自己像上了鍊鏢的飛鳥，再也飛脫不了。一閉眼，她還是把酒喝了，那酒入口極甜，一到腸胃卻滿口苦不堪言……。

……恍惚間……恍惚間，謝夢華看到那個西裝少婦梁太太背向著她，一轉身卻是謝太太，那個喬琪喬怎麼也變成賈心維……謝夢華跌跌撞撞地

逃閃，黑暗中突然竄出一頭獨眼怪獸將謝夢華撲倒在地，那怪獸伸出肉紅色的舌頭猛往謝夢華唇間劇烈舔擦，冷不防將一口濃臭的口涎在謝夢華喉裏。謝夢華嚇醒了，噁心地擦拭嘴唇，那隻獨眼卻正盯住她啊！謝夢華一驚，才看清眼前站著個赤條條的陌生男子，那隻眼，死魚般的眼，是隻義眼，那男人驚恐地戴上墨鏡，拾起地上的白襯衫與長褲掩蓋裸露的肢體，但是來不及了，謝夢華已經看清楚



十

雖然是寒假期間，但是學校每個人都收到賈心維與謝夢華的喜帖。其實這完全是謝太太的意思，她怕夜長夢多，私底下跟謝夢華商議：「男人啊！沒——一個是好東西，那一個不是得食遠颺的！現在不結婚，難道要等到肚子大了啊！」謝夢華卻漠不關心，雖然賈心維與謝太太派人看守，她還是到醫院探望石保真。

了，他瘦骨嶙峋的身體上遍生著紅紅爛爛的膿疹。墊肩上衣，寬鬆長褲，高跟鞋……謝夢華猛然憬悟了，眼前這個白瘦猛瑣，一身膿疹的獨眼男子，正是那個高大英挺，長得像「化身博士」史賓賽屈塞的賈心維。

昨夜那杯酒仍擱在桌上，杯壁上黏附一層薄粉，濁濁髒髒的，謝夢華覺得自己也像這酒杯一樣，一生都濁了、髒了。她不甘心地奪過酒杯往賈心維臉上擲去……。

醫師說：石保真得的是一種怪病——Bell's palsy。病因不明，患者半側臉部麻痺、表情喪失。又由於石保真營養不良，刺激過度，所以在他劇烈搓揉下，半側臉皮完全脫落，為免脫水與感染，臉部用凡士林紗布覆蓋如木乃伊，即使如此，他再也不可能恢復原來面目了，這輩子，他註定祇能用半張臉見人。為了美觀，醫師建議他戴人皮面具。

謝夢華真正看到的祇是石保真的

兩顆眼睛，石保真卻賭氣似地瞧都不瞧謝夢華一眼。床頭矮櫃上擱著一張紅帖子，買心維特地揮人送來的。謝夢華想起醫師的話：「石保真最需要的是個無菌的環境，他赤裸裸地暴露在週遭的環境中，但週遭的環境卻充滿細菌病毒等邪惡的東西，他根本毫無抵抗的能力！」謝夢華望著桌上的喜帖，心中喃喃唸道：「這世界，哪裏找無菌的環境！」。

謝夢華坐了許久，石保真還是不理會，臨走時她拿起桌上的帖子撕得粉碎，石保真像是受了感動，手脚不自覺地顫抖，原本乾澀的眼裏湧起一片晶瑩的淚光，口部的紗布微微掀動，似乎想說話，但是他不能說，因為疼！醫師說：他一說話，臉上新結的修復組織便會破裂。他還是想說，眼淚因疼痛而撲簌簌地掉落，謝夢華附耳在他口邊，依稀聽見他說：「別……別再……對人……說真話……」。

謝夢華走出病房，廊角有個人正好鬼鬼祟祟地探出頭，瞥見謝夢華猛想縮回去，謝夢華卻已經喊出她的名字：「胡慕金！」胡慕金避無可避，滿懷羞愧的出來，身後還跟著一個黝黑粗壯、莊稼漢身材的青年，手裏提著鮮花水果。謝夢華認得那是農學院的王志陸。胡慕金跟王志陸說了幾句話，王志陸點點頭，一個人走進石保真的病房。胡慕金低著頭，話還沒說兩隻手忽地掩面痛苦，身子再也支持

不住，委倒在牆角的長椅上：「夢華！妳一定……一定不會原諒我……但是……妳一定……一定要原諒我！」她羞愧至極，縮成一團窩在牆角，嗚咽道：「那時候我實在沒辦法，小馬、竹竿他們沒一個肯承認是他們灑的種，我不甘心，跟他們糾纏，等到我想拿掉孩子時卻已經超過月份了，我沒有錢，又找不到保證人，眼看自己一天比一天嘔得厲害，祇好去求買心維，但是他說：他從不做對他沒有好處的事。那晚我徹底絕望了，回宿舍卻聽你說起石保真的事，我真的沒辦法……嗚……嗚嗚……真的，我祇好告訴買心維，他幫我想辦法拿掉孩子，又給我期末考的試題，但是夢華！我發誓我決沒想到會告訴妳媽媽，以至妳媽媽跑到學校來羞辱石保真，夢華！妳一定要相信我！那天，我也在場，好可怕喔！石保真的臉……嗚……」謝夢華愈聽愈心驚，王志陸卻在此時從病房裏出來，謝夢華忙捧起胡慕金的臉幫她拭淚，胡慕金還兀自說著：「夢華，妳能原諒我嗎？」謝夢華笑說：「妳並沒有錯啊！」王志陸遞來手巾，胡慕金方破涕為笑，拉著王志陸的手說：「夢華，我已經決定跟王志陸回鄉下種田！」胡慕金面色一整，略有憂色又說：「聽說妳跟買心維就快結婚了！」謝夢華搖搖頭說：「別替我操心，我會照顧自己的。」胡慕金無奈，把臉上殘淚抹淨，

低聲說：「我實在沒臉進去見石保真，夢華，我們走了，妳自己多保重！」

胡慕金他們才走，買心維聽到消息也趕來了，他氣急敗壞地說：「夢華，妳這是幹什麼，存心跟我過不去嘛！」謝夢華不想見他，逕自往醫院外走。買心維口氣一轉，改用哄騙的：「夢華，妳還在生氣啊！我跟妳說過，那是酒後失態嘛！反正我們已經是未婚夫妻了！」他一時避重就輕，又說：「莫非妳還在介意化粧舞會的事？這我也可以解釋啊！那個人根本不是我，是別人戴了面具化粧的！」他愈說謝夢華愈覺得這個人可恨極了，手裏那張撕碎的喜帖沾了胡慕金的眼淚，流了滿手殘紅。謝夢華本想丟掉，此刻心裏全是恨，不顧一切地便往買心維臉上擲去，謝夢華冷冷對他說：「不管那個人是不是你，你的真面目我已經看清楚了。」

謝夢華走出醫院，冬天似乎過去了，樹梢悄悄透出新綠，天氣也暖和許多，謝夢華眼前的天地豁然開闊了。買心維楞在原地，那些紅紙片雖然沒有擊中他的臉，卻全沾在他雪白的衣服上，斑斑點點全是褪得不乾淨的、骯髒的紅，恰像是他極力掩飾的、潔白俊美的外表下，一身紅紅爛爛的膿疹。

